

きつと誰か
が祈ってる

一定有人
在祈祷着

MUNEKI YAMADA

山田宗树



罗越

译

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作者

百万畅销书作家

山田宗树

用爱意让人重拾希望

每一个孩子，
都从心底渴求被关爱，
即便没有人期待他的降生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
CHUBIT

山田宗树 ————— 著
罗越 ————— 译

一定有人 在祈祷着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定有人在祈祷着 / (日) 山田宗树著; 罗越译

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04-8837-6

I. ①一… II. ①山… 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4808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8-145

きつと誰かが祈つてる (山田宗樹著)

KITTO DAREKA GA INOTTERU

Copyright © 2017 by Yamada Munek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, Inc., Tokyo, Japan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, Inc. through Discover 21 Inc., Tokyo.

上架建议: 外国文学

YIDING YOU REN ZAI QIDAOZHE

一定有人在祈祷着

作者: [日] 山田宗树

译者: 罗越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特约策划: 闫雪

特约编辑: 汪璐

版权支持: 金哲

营销支持: 张锦涵 傅婷婷 文刀刀

版式设计: 利锐

封面设计: 尚燕平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19 千字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837-6

定 价: 4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1

岛本温子缓缓翻动文件夹内的纸张，带着怀恋的心情，重读纸上手写的段落。那些被繁忙日常吞没的记忆，旋即鲜活地浮现在她眼前。

那是刚满一个月的时候吧。

幸太瞪大他那清澈的眸子，直直地望着温子。他的眼睛里只有她，仿佛在问温子：

你是我的妈妈吗？

温子对怀中的幸太投以微笑，无声地回答：

是啊。

两个月后，幸太会对温子笑了。当幸太头一回懂得用笑容回应温子，那个瞬间她简直毕生难忘。

八个月大的时候，幸太会坐了。也是差不多同时，他开始认生。有一回外出，住在附近的中老年男子跟他打招呼，

他整个人都僵了，眼眶含泪。

幸太学会走路后，立刻当起了温子的跟屁虫。每每看不到温子，他就会不安，四处找她。温子整天被幸太缠着，还得分神照顾其他孩子，着实辛苦，与此同时，她也深深感到光荣和喜悦，幸太已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。

幸太的生母十六岁生下他。由于过了可以打胎的时间段，不得已才把他生下来。生母本人及其家属均没有养育这个小生命的意愿。

被送来双叶之家时，幸太别说母乳了，连个名字都没有。温子给这个不被任何人祝福的新生儿取名叫“幸太”。

婴幼儿时期的孩子需要有一个人在他们身边，响应他们的呼唤，从而被满足感包围。这位“特别的大人”的存在，会让孩子打从心底相信，自己是值得被爱的，而这也是生而为基础。通常，血亲会扮演“特别的大人”这一角色，不过育婴院里的孩子们可没有那么好命。因此，多数育婴院会为每个孩子安排一位养育负责人。院方希望尽可能通过建立一对一的关系，让保育员成为孩子们的那个“特别的大人”。这类养育负责人在双叶之家被称为“保姆”，兼有保育员与母亲的双重含义。当然，如果是由男性保育员担任养育负责人，

就顺理成章地该叫“保爸”，可惜的是，双叶之家尚无男性保育员在册。总而言之，温子成了幸太的宝妈。

作为宝妈，需要为所负责的孩子撰写养育日志。养育日志被归入一个文件夹，翻阅幸太的文件夹，就能知道幸太每天是如何度过的，他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，一切都被收入其中。体温数据、有无排泄、食欲好坏……除了与身体状况相关的资料，在幸太生命初期发生的诸多小插曲，都被温子精心收集，视若珍宝。从降生之初直到长成独立的个体，育婴院的文件夹不仅是一种记录，还是孩子们活过的证据。

温子翻到下一页。

大大的文字跃入眼帘。

“啊，对了，对了……”

这一天，幸太第一次奶声奶气地叫温子“妈妈”，一面还用小小的手掌轻拍温子的脸颊。通过潦草的字体，不难看出当时温子有多激动。

幸太最喜欢出门散步。他被温子抱在怀里，眼睛望着路过的自行车和划过天空的小鸟闪闪发光。待到学会走路，一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幸太总会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立刻凑过去瞧。在路边看到花花草草或是小虫子，他都会蹲下身子，投以清



澈而专注的目光。有一次，幸太不小心靠近一条被拴在狗窝旁的宠物狗，那条狗忽然狂吠起来，幸太被吓哭了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当经过那家人门前，幸太就紧紧抓住温子的粉色围裙，寸步不离。端午节、七夕、圣诞节、新年、晴天、雨天、打雷天、下雪天、夏天游泳时、因台风停电的晚上，还有笑过、哭过、闹过、跟别的孩子一起玩时因为争抢玩具吵过的日子……每一天都是回忆，数不尽，道不清。这两年的时间是多么充实而丰满啊！

“幸太……你开不开心啊？”

婴儿的记忆很难长时间保存。不消一年，在双叶之家生活过的日子、温子的脸庞，恐怕都会从幸太的脑海中消失。

可是，文件夹不会。它会被永远珍藏在双叶之家。

“岛本，你还在这儿呢？”

佐藤万里站在门口。她系着印有维尼熊图案的橙色围裙，左手抱着一岁零两个月的小聪，右手牵着一岁半的小碧。

“幸太，马上就要走了。”

“嗯，这就去。”温子连忙合上文件夹，随手擦了擦眼角。

佐藤万里似乎注意到了温子拭泪的动作，象征性地点点头。“好啦，小聪和小碧，我们一起去送幸太好不好啊？”

离开的时候，小碧朝着温子挥手道别，那是她新学会的动作。温子也笑着对她挥手。

温子做了个深呼吸，站起身子，离开保育员休息室。

双叶之家生活着零岁至两岁不等的婴儿。疾病、生活困难、失踪、虐待、弃养……状况虽有不同，但一半以上的婴儿在这里最多生活几个月，随后便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。

超过两岁仍然无法回归家庭的话，原则上需要转院，进入儿童养育机构或儿童福利机构。根据法律，孩子们在上小学之前都可以在育婴院生活，可由于人力不足以及院方的实际问题，目前还无法实现。

就快两岁的幸太也要被转去儿童养育机构，就在这时，儿童咨询处找到双叶之家，说有人想收养幸太，是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妻，四十多岁。

婴儿也是活生生的人，收养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很多收养者忍受不了孩子的退行现象和考验行为，或是由于其他种种原因放弃收养，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。然而，试图收养幸太的夫妻显然做过不少功课，跟温子也交流过好几次，人格方面丝毫没有可挑剔的地方，大家都觉得应该可以放心地把幸太交给他们。两个多月以来，他们经常来育婴院看幸太，



幸太也随其经历过短期和长期的外宿，最终确定了收养关系，如今幸太已经跟他们很亲了。

于是今天，幸太将要正式离开双叶之家，去养父母家生活。与之前在外留宿不同，幸太再也不会回到这里。幸太的母子健康手册已经转交到养母手中，与幸太好好道个别将是温子作为宝妈最后的工作。

双叶之家的玄关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保育员和孩子们。院长、副院长、保育主任村田公子、佐藤万里都在。那位负责幸太收养事宜的儿童咨询处职员也在列。

幸太被大人们簇拥着，牵着养父母的手。然而一看到温子，他立刻松开牵着的手，从大人的缝隙间穿了过来。

温子将飞奔而来的这个小小的身躯揽入怀中。

“幸太……你怎么啦？”

幸太沉默不语，只是依偎在温子怀里，稚嫩的手指紧紧抓着温子那粉色的围裙，好像一步都不想离开温子身边，很害怕的样子。之前去养父母家留宿时并没有类似的表现，或许是本能地察觉到了什么吧。

“幸太……”

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从温子的心底升腾起来。我不想放他

走。我不愿意把他交给任何人。因为，我才是他的……

（不……）

温子转念一想，自己的悲伤会传递给幸太，让幸太感到不安，所以她才黏着不放。

我只是一个宝妈，是保育员，终究成不了幸太的母亲，也不可以做他的母亲。这孩子的母亲，是那位女士。作为宝妈，我有把幸太托付给她的责任。

温子握住幸太小小的肩膀，将他轻轻往后推，视线低垂着说道：“幸太，开心吗，祝贺你哦！”

温子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幸太也终于天真地笑了起来。

“妈妈……妈妈！”幸太一边叫，一边用手抚摩温子的脸颊，小手暖暖的。

“妈妈今天要跟你说再见咯，但是，妈妈一定不会忘记幸太的。妈妈会经常许愿，希望幸太每天都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”

温子不知道幸太听懂了多少，但他始终用清澈的眸子望着温子，仔细听着。

“再见！拜拜！幸太。”

“拜拜？”幸太目光游移，一副不解的样子。

“妈妈跟你说拜拜啦。今后的日子，你的爸爸和妈妈会好好照顾幸太的。”

“爸爸，妈妈？”

“嗯。爸爸和妈妈，看，他们在那里等你呢。”

温子让幸太转过身。

即将成为养母的女士蹲下身子，张开双臂。身旁的养父似乎眼眶含泪。

（幸太就托付给二位了。）

温子将幸太轻轻往前推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（去吧，幸太！）

幸太向前跑去。

幸太往养母的怀里飞奔而去，用比跑向温子更快的速度。

双叶之家是一幢钢筋混凝土平房，总面积为三百九十四平方米。坡度不大的钴绿色三角屋顶，象征朝着太阳生长的二叶草。以院长、副院长为首，多达二十名员工在这里日夜坚守岗位，包括保育员、护士、营养师、厨师、家庭咨询社工等等。

双叶之家的早晨从五点开始。两名夜班员工简单吃完早

饭，随即进入临战状态。孩子们通常在五点半以后醒来。为先醒的孩子换尿布，将睡衣脱下，换上平日穿着的衣服。一岁零九个月的春香最近执意要自己穿，员工便任由她闹上一阵，其间先照顾别的孩子，等春香明白自己穿不好，哭哭啼啼又是一场风波。

接着是早上的体温检测。由于无法让婴儿将体温计夹在腋下好几分钟，同时出于节省时间的考虑，育婴院通常使用耳式体温计。一岁零五个月的敏也早早出现了第一反抗期的征兆，执拗地拒绝测量体温，在检测时要用甲虫玩具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发现任何发热迹象，需要另外进行仔细的测量。

整理完被褥后，接着要为孩子们准备早餐。有时吃米饭，有时吃面包。菜单由营养师决定。不足五个月的婴儿需要随时喂奶，六个月以上的孩子则吃相应阶段的辅食。

吃完饭，一岁半以上的孩子可以自己刷牙，最后由保育员检查。有的孩子不愿意刷（例如育磨和夏彦），但由于乳牙很容易发展成龋齿，哪怕不合适也得按着他们把牙刷了，这又得耗费不少体力。

八点半，四名日班员工终于加入进来，夜班员工总算可以喘口气了。九点十五分，夜班工作全部结束，筋疲力尽的



夜班员工仰躺在游戏室的地面上休息，旋即成为孩子们不可多得的“游乐器械”，孩子们在他们身上爬上爬下。一岁零八个月的惠理，偶尔会帮忙按摩，不知她从哪儿学来的。

接下来由四名日班员工接手。

上午会在游戏室陪孩子们捉迷藏，带他们出去散步，或是在铺满人工草坪的院子里玩耍。

吃完午饭便是午睡时间。月龄较小的孩子睡眠时间不规律，一段时间以后会逐渐固定下来。运气好的日子，育婴院所有在籍的孩子会同时入睡，为双叶之家带来片刻的安宁。此时，日班员工会聚集到保育员休息室兼配奶间，不紧不慢地写写养育日志，喝喝茶，聊聊天。幸太离开双叶之家的这一日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正是幸运之神眷顾的日子。

“岛本姐……岛本姐，你还好吧？”

温子回过神来。

是隔着桌子正对而坐的寺尾早月。她是去年被派驻过来的保育员，年仅二十一岁的新鲜血液。大专期间来双叶之家做保育实习，因为化了个大浓妆被副院长痛批，当场卸妆后，妆前妆后反差之强烈至今令人记忆犹新。如今她在当班时几乎都素面朝天，但谈吐口气依然“不拘小节”，部分员工因

此送了她一个“太妹姐姐”的爱称。黄绿色的围裙是她的注册商标。

“哦……嗯，我没事。”温子双手握着茶杯出了神。

“嗯，这是很正常的。”资历颇深的保育主任村田公子一边吃雪饼，一边表示理解。穿维尼熊围裙的佐藤万里在一旁写养育日志，同样点了点头。

保育员也是人。特别是像幸太这类从出生后到两岁期间，一直由保育员养育、伴随他们成长的，从感情上说与亲生孩子无异。保育员在情感上完全以母亲自居，或者说，没有这层情感作为支撑，也当不好宝妈。但正因为这样，与孩子分别时的丧失感才格外强烈。

温子今年三十二岁，从事保育工作十二年了，这样的分别并非第一次，但无论工作经验多么丰富，都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。村田公子和佐藤万里也经历过，自然能够体察温子的心情。

休息室的门开着，门外传来哭泣的声音。

“是健一郎。”寺尾早月一听立刻跳了起来。

她迅速起身跑出了保育员休息室。村田公子望着她的背影，眼中满是信任。健一郎是寺尾早月第一个独立负责的孩子，一岁零六个月大。



“健一郎的事情也快定下来了吧？”佐藤万里握着圆珠笔，托腮问道。

健一郎一年前来到双叶之家，父母失踪，下落不明。幸运的是，他很快找到了养父母，现在已经进入交流阶段。据说双方接触下来感觉还不错。如果顺利确定收养关系的话，健一郎也会离开双叶之家。到那时，寺尾早月就将亲身体会温子此时此刻的心情了。

“唉，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嘛。”村田公子喝了一口茶，站了起来。佐藤万里也合上了养育日志。其他孩子听到健一郎的哭声，或许会纷纷醒来。

“好嘞！”温子也鼓足干劲站起身。

幸太离去后，双叶之家的在籍儿童总共十八名。也就是说，四名日班员工、两名夜班员工要同时照顾这么多孩子。虽说育婴院实行养育负责制，但并非只需要照顾自己负责的孩子就够了，毕竟休息日或假期总免不了由其他保育员代为照料。一位保育员同时负责的婴儿，有时多达三名。

温子也不例外，除了幸太，她还要照顾刚满一岁的麻香。两周前她刚刚接手，麻香的母亲因病住院，如果顺利康复，温子与麻香分别的日子近在眼前。

午睡后，要再次为孩子们检查体温，吃点心，随后见缝插针地帮他们洗澡。月龄较小的孩子是淋浴，大一点的孩子由当班的保育员一个个带去澡堂泡澡。今天当班的是佐藤万里和寺尾早月。为了让孩子们熟悉家庭氛围，保育员也会跟孩子们一起洗，为避免长时间泡澡导致充血，需要两人轮换。在洗澡的过程中，其他孩子自然也需要照顾，因此这是一天之中最为忙碌的时段，护士、营养师、家庭咨询社工只要有空都会加入进来，有时甚至连副院长也亲自上阵。即便如此，有些孩子往往还是来不及洗，要被顺延至次日。

下午四点，小夜班员工到岗。所谓小夜班，理论上是夜里零点十五分结束，但通常都会连着夜班一起做，长时间劳动到早晨九点十五分下班。保育员每个月会上三四次夜班，排班表由副院长进行把控，请假调班需要提前一个月报备。

日班员工的工作在下午五点十五分告一段落。离开之前还得完成交接班，写完养育日志。

在更衣室解开围裙，脱下方便活动的工作服，换上平时那套时髦装扮，在精神上从“宝妈”切换到“普通女性”。与此同时，为了不让孩子们见到切换后的样子，保育员会通过后方的员工通道离开育婴院。



这一日，温子交接完，写下最后一篇关于幸太的养育日志后，将整个文件夹移入用以存档的资料柜。

办公室深处那排铁制资料柜上，摆满了已离开双叶之家的孩子们的记录，温子负责的孩子们也在其中，只要望着标签上的名字，每个孩子的脸庞就会浮现出来。

“真替幸太高兴，找到了这么好的收养人。”副院长野木武开腔道。他四十多岁，头发稀疏，皮肤格外光洁细腻，声音也颇为女性化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很多婴儿看到四五十岁的男人会哭，但唯独不怕野木副院长。他一滴酒都不沾，却是个罐装咖啡超级爱好者，办公桌上总是放着喝到一半的罐装咖啡，抽屉里库存充足。但是，痛批寺尾早月的往事，也代表了他对工作的严格要求。

“嗯，是呀……”温子关上资料柜的双层移门，上好锁。与幸太共同生活过的日子就此彻底画上句号。

“我先下班了。”

“辛苦了。”

温子走出办公室，背后传来野木副院长的声音。

（好了。这样就没事了……）

温子正要进入更衣室时，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了。